

車田新正

簾曝雜記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唐曝雜記卷一

陽湖趙翼

雲崧

軍機處

軍機處本內閣之分局。國初承前明陽制機務出
悉關內閣其軍事付議政王大臣議奏康熙中諭旨
或有令南書房翰林撰擬是時南書房最爲親切地如
唐翰林學士掌內制也雍正年間周兵西北兩路以內
閣在太和門外倬直者多慮漏泄事機始設軍需房於
降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
處地近宮庭便於宣召爲軍機大臣者皆親臣重臣於
是承旨出政皆在於此矣直廬初僅板屋數間

今上特命改建瓦屋然擬 旨猶軍機大臣之事先是

世宗憲皇帝時皆桐城張文和公廷玉爲之

今上初年文和以汪文端公由敦長於文學特薦入以

代其勞乾隆十二三年間金用用兵皆文端筆也 國

書則有舒文襄赫德及大司馬班公第蒙古文則有理

藩院納公延泰皆任屬草之役迨傳文忠公恆領揆房

滿司員欲藉爲見才營進地文忠始稍假之其始不過

短幅片紙後則無一非司員所擬矣文端見滿司員如

此而漢文猶必自己出嫌於攬持乃亦聽司員代擬相

沿日久遂爲軍機司員之專職雖

上亦知司員所爲其司員亦不必皆由內閣人凡部院

之能事者皆得進焉而員數且數倍於旨此軍機前後不同之故事也

按出納詔命魏以來皆屬中書故六朝時中書令極貴必以重臣爲之而中書令官尊不常親奏事多令中書舍人入奏於是中書舍人亦最爲權要地唐初猶然高宗時始分其職於北門學士元宗時又移於翰林學士於是中書門下之權稍輕迨唐中葉以後宦者操國柄設爲樞密使之職生殺予奪皆由此出而學士及中書俱承其下流是以樞密一官極爲權要昭宗時大誅宦官宮中無復奄寺始命蔣元暉爲之此樞密移於朝臣之始地居要津人所競羨故宣

徽使孔循欲得其處輒譖元暉於朱全忠而殺之朱
梁改爲崇政院以敬翔爲使後唐復名樞密以郭崇
韜爲使明宗時安重誨爲使晉高祖以樞密使劉處
尙不稱職乃廢此職歸其印於中書而樞密院學士
亦廢出帝時桑維翰復之再爲樞密使周世宗時王
朴爲之是五代時之樞密院卽六朝之中書其於唐
則國初之中書中葉之學士末季之樞密合而爲一
者也至宋金則樞密使專掌兵事與宰相分職當時
謂之兩府而他機務不與焉元時軍國事皆歸中書
省明太祖誅胡惟庸後廢中書省不設令之部各奏
事由是事權盡歸宸斷然一目萬機登記撰錄不是

不設官掌其事故永樂中遂有內閣之設批答本意
撰擬諭旨漸復中書省之舊其後天子與閣臣不常
見有所諭則命內監先寫事日付閣撰文於是宮內
有所謂秉筆太監者其權遂在內閣之上與唐之樞
密院無異矣 本朝則宦寺不得與政

世祖章皇帝親政之初卽日至票本房使大學士在

御前票擬康熙中雖有南書房擬 旨之例而機事
仍屬內閣雍正以來本章歸內閣機務及用兵皆軍
機大臣承 旨

天子無日不與大臣相見無論宦寺不得參卽承 旨
諸大臣亦祇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

也按五代宋金樞密院皆有學士供草制
今軍機司員亦猶是時之樞密院學士

廷寄

軍機處有

廷寄

諭旨凡機事慮漏泄不便發抄者

則軍機大臣面承後撰擬進呈發出卽封入紙函用辦理軍機處銀印鈐之交兵部加封發驛馳遞其遲速皆由軍機司員判明於函外曰馬上飛遞者不過日行三百里有緊急則另判日行里數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者卽此一事已爲前代所未有機事必頒發而後由部行文則已傳播人口且驛遞遲緩探事者可僱捷足先驛遞而到自有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此例自雍正年間始其格式乃張文和所奏定也

軍機印存 大內需用則請出用畢卽繳進自用兵以
來軍報旁午日或數起難於屢請屢繳故每請印出則
鈴就封函數百以便隨時取用而封函無專員收掌不
免狼籍遺失宜專派一員登記月日數目庶更爲慎重
軍機大臣同進見

軍機大臣同進見自傅文忠公始

上初年惟訥公親一人承 旨訥公能強記而不甚通

文義每傳一 旨令汪文端撰擬訥公惟恐不得當輒
令再撰有屢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傳一 旨
改易亦如之文端頗苦之然不敢較也時傅文忠在旁
竊不平迨平金川歸首揆席則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

忘乞令軍機諸大臣同進見於是遂爲例諸臣旣感和
衷之雅而文忠實亦稍釋獨記之勞然

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後閱內閣本章畢有所商確又
獨召文忠進見時謂之晚面云

軍機不與外臣交接

往時軍機大臣罕有與督撫外吏相接者前輩嘗言張
文和公在雍止年間最承

寵眷然門無竿牘餽禮有價值百金者輒卻之訥公親
當

今上初年亦最蒙眷遇然其人雖苛刻而門庭峻絕
無有能干以私者余入軍機已不及見二公時傳文忠

爲首揆頗和易近情矣然外吏莫能登其門督撫皆平
交不恃爲奧援也余在汪文端第凡書牘多爲作答見
湖撫陳又恭件函不過獐錦二端閩撫潘敏惠公同年
也餽節亦不過葛紗而已至軍機司員更莫有過而問
者閩督楊某被劾入京人各送幣毳數事值三十餘金
顧北墅雲八直詫爲異事謂生平未嘗見此重餽也王
漱田曰杏所識外吏稍多扈從

南巡途次間有贈遺歸裝剩白金過端午節充然有餘
輒沾沾誇於同列是時風氣如此

軍機非特不與外吏接也卽在京部院官亦少往還
余初入時見前輩馬少京兆璟嘗正襟危坐有部院

官立階前輒拒之曰此機密地非公等所宜至也同
一直中有與部院官交語者更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
敢置一詞云

軍機擬之速

軍機擬述 諭旨向例擬定後於次日進呈自西陲用
兵軍報至輒遞人所述 旨亦隨擬隨進或 巡幸在
途馬上 降旨傳文忠面奉後使軍機司員歇馬擬繕
馳至頓宿之 行營進奏原不爲遲也然此營至彼營
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兩營之間尙有一尖營以備
聖駕中途小憩者 國語謂之烏墩司員欲誇捷遂倉
猝繕就急飛馳至烏墩進奏名曰趕烏墩斯固敏速集

事然限於晷刻究不能曲盡事理每煩御筆改定云

軍機直舍

余直軍機時直舍卽在軍機大臣直廬之西僅屋一間半又逼近隆宗問之牆故窄且暗後遷於對面北向之屋五間與滿洲司員同直則余已改官不復入直矣扈從木蘭時戎帳中無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黃匣作書案而懸腕書之夜無燈檠惟以鐵絲燈籠作座置燈盤其上映以作字偶縈拂輒蠟淚汚滿身非特戎帳中爲然木蘭外有行宮處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歸田後歲庚子

上南巡余恭迎於宿遷見行宮之軍機房明牕淨几

華裯繡琰當筆者倚隱囊欹而坐頗顧盼自雄余不覺
爽然失也

聖躬勤政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長夏時天已向明至冬月纔五更
盡也時同直軍機者十餘人每夕畱一人宿直舍又恐
話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則每日輪一人早入相助謂
之早班率以五鼓入平時不知日之將暮而止向之
聖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
上自寢宮出每過一門必鳴爆竹一聲余輩在直舍遙
聞爆竹聲自遠漸近則知

聖駕已至 乾清宮計是時尙須燃燭寸許始天明也

余輩十餘人閱五六日輪一早班已覺勞苦孰知

上日日如此然此猶尋常無事時耳當西陲用兵有軍報至雖夜半亦必

親覽趣召軍機大臣指示機宜動千百言余時擬擬自起草至作楷進呈或需一二時

上猶披衣待也

聖學一

上聖學高深才思敏贍爲古今所未有

御製詩文如神龍行空瞬息萬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學碑文屬草不過五刻成數千言讀者想見

神動天隨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尋常碑記之類亦有

命汪文端具草者文端以屬余余悉意結構旣成文端又斟酌盡善及進呈

御筆刪改往往有十數語只用一二語易之轉覺爽勁者非親見斧削之迹不知

聖學之真不可及也

聖學二

上每晨起卽進膳膳後閱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撫摺子畢以次召見諸大臣或一人獨見或數人同見日必四五起最後見軍機大臣指示機務訖有銓選之文武官則吏兵二部各以其員引見見畢日加巳皆燕閒時矣或作書或作畫而詩尤爲常課日必數首皆用硃筆

作草令內監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文學者用摺紙片書之謂之詩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筆令註之者則諸大臣歸遍繙書籍或數日始得有終不得者

上亦弗怪也余扈從木蘭時讀御製雨獵詩有著製二字一時不知所出後始悟左傳齊陳成子帥師救鄭篇衣製校戈註云製雨衣也又用兵時諭旨有硃筆增出理根首進四字亦不解所謂後偶閱後漢書馬融傳中始得之謂決計進兵也

聖學淵博如此豈文學諸臣所能仰副萬一哉余直軍機時見詩片乃汪文端劉文正所書其後劉文定繼之由詩片鈔入詩本則內監之職迫于文襄供奉并詩本